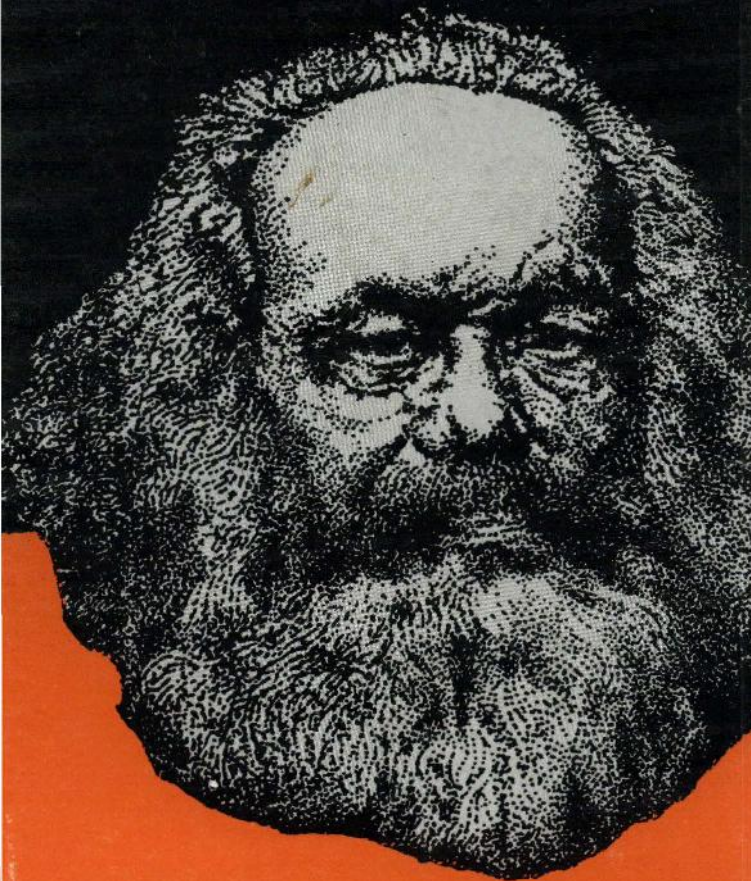


# 馬克思與撒旦主義

WAS KARL MARX A SATANIST?



魏恩波牧師 著

By Richard Wurmbrand

魏恩波牧師 著

# 馬克思與撒旦主義

真理之聲 出版

# Was Karl Marx a Satanist

##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http://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 阮序

阮大年

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們，自然的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厭惡感，但往往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反共」，而一般對共產世界的聯想也僅及於認為其落後貧窮而已，倒底我們為何要反共？是不是當共產國家生活程度提高後就不必反共了？甚至還有些基督徒還認為共產主義的本質上是不錯的，只是執行者的偏差才造成了今日後果，尤其很多人對馬克思甚為崇敬，認為他是一位人道主義，一心想改善社會，為窮人着想，只是後期的共產黨改變了他的理想而已。

本書很客觀的將馬克思的生活歷史，思想過程等作了一番剖析，果然不錯，少年時代的馬克思是個基督徒，人道主義者，但過了十八歲後，他的思想起了突然的變化，而開始向上帝宣戰，由拜神而變成了拜鬼魔撒旦，以後的思想及著作就充滿了反基督的論調，也許是早期受了基督教薰陶之故，他的思想及方法多多受了基督教



的影響，因此馬克思主義也是存着和基督教一樣的「拯救世界」為目的，但耶穌是以愛及自我犧牲來作手段，而馬克思却是以恨及鬥爭來達成其目的，也因為如此，馬克思必須先毀滅基督教的思想，所以強調「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等論調，因為正如愛與恨，光明與黑暗不能共存一樣，共產主義是絕不能與基督教思想共存的。

但願透過本書，讓我們能不必經過在共產制度下受苦就能真正的體會到什麼是共產主義最根本的毒素，讓更多人避凶就善，棄黑暗入光明，捨棄共產主義而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是所禱！

# 林序

林治平

這是一本好看的書。

作者魏恩波牧師引經據點的查證第一手原始資料，描繪出這一鮮為人知的有關馬克思的秘密：馬克思是一個撒旦會的信徒。

「撒旦會」是什麼？「撒旦會」的教義又是什麼？馬克思是在什麼情況之下變成一個「撒旦會」的信徒？「撒旦會」的信仰對馬克思的影響為何？「撒旦會」的思想如何成為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的前題？這一連串的問題正是本書的中心，而這些資料似乎從未有人加以收集整理，難怪還有那麼多人對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心存幻想，甚至於有些基督教界的人士，竟然也會不察於此，以政教分離似是而非的天真想法，對反共大業保持冷漠的超然，這種態度對基督教的前途固然充滿重重危機，對於世界人類、國家民族的未來發展亦大有傷害。

馬克思是一個撒旦會的信徒，而撒旦會是一個完全以仇恨、無神、唯物作為他們崇拜與信仰的神明的怪異組織。好了，這就夠了，親愛的讀者朋友們，如果你想了解馬克思的思想背景、如果你想知道共產主義思想的出發、如果你想認清為什麼一個有人生信仰、宗教背景的人，必須反共？為什麼共產主義一定要傾其全力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請快快打開這本書吧！真的，它是一本好書，是一本你不能不看的好書。

## 譯本序

本書作者魏恩波牧師，原籍羅馬尼亞，是一位名作家兼教育家，也是信仰純正的傳道人，一九四五年共產黨控制羅馬尼亞之後不久，他與他的妻子魏善寶師母即一同被捕，八年之後被釋放，他即刻恢復其地下教會的傳道工作，兩年以後一九五九年再度被捕，由於他在國際上的聲譽，各民主國家經由外交途徑，營救出獄，但已飽受共黨的迫害先後達十四年之久。

魏牧師出獄後挪威的基督徒深恐他會再受迫害，於是向羅馬尼亞政府為他申請出國，當時羅國政府正在開始「售賣」他們的政治犯，一般的價格是二千美金一人，可是魏牧師的出境却索價七千美元。

魏牧師抵達自由世界以後即矢志繼續宣揚基督的真理和為共黨迫害宗教作見證。年前也曾到我中華民國台灣佈道，在佈道會中他脫下上衣示人，自腰部以上因為酷刑而留下的傷痕即達十八處之多；今天很多人稱他為「地下教會之聲」，基督徒

則譽之為「鐵幕保羅」。

魏牧師在這本小冊子裏旁徵博引，證明馬克思與撒旦主義的勾結，更說明共產黨徒何以要摧毀教會迫害基督徒。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宣言裏即曾公開宣稱：「共產主義廢棄永生的真理，廢止所有宗教，以及一切倫理道德」。所以共產主義與宗教是冰炭不能同爐的，正如本書結語所說：「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絕無妥協的餘地，就如神和魔鬼絕不妥協一樣」，又說：「有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督徒，他們乃是自欺欺人，因為基督徒不可能與魔鬼同工」。

不久以前中共宣稱仍要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却又詭稱開放教會，顯然是在手段上利用宗教作統戰；其目的對內是安撫大多數人民，排除其內部建設上的障礙，為其推動「四個現代化」增加助力；對外製造中國大陸仍有信仰自由的假像，淆亂自由世界的視聽。但是中共與宗教界的基本矛盾永遠無法消除，人性及反人性的鬥爭也絕對無法妥協；縱使中共的詭計百出，相信其陰謀絕難得逞。

這本小冊子不僅提供我們認識共產主義具有撒旦主義的本質，因此與共產主義的爭戰應着重在精神方面，這也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希望這本書能對海內外以及中國大陸上的迷失份子，在善與惡之間，在真理與邪說之間，在神與撒旦之間有所拱

擇；捨棄虛妄，重新站在正義和光明的一邊，為人類永久的和平與福祉而努力。

譯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目次

楔子	(1)
馬克思信基督時的寫作	(3)
奧蘭姆的報復	(5)
馬克斯家族的怪異儀式	(13)
海斯和巴枯寧的影響	(17)
魔鬼的詩	(21)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茶毒生靈	(23)
與通神學的連繫	(32)
女管家的洩露	(34)
家族書信	(35)
傳記作者的證言	(36)



• 巴枯寧——史達林——毛澤東 ..... (38)

• 主禱文的褻瀆翻譯 ..... (41)

• 蘇俄的小魔鬼 ..... (44)

• 褻瀆宗教 ..... (46)

• 馬克思與達爾文 ..... (48)

• 摩西·海斯的虛妄錫安主義 ..... (49)

• 共產主義與撒旦主義的勾結 ..... (59)

• 宗教統戰部 ..... (59)

• 加入撒旦主義儀式的等級 ..... (61)

• 迴響 ..... (64)

• 對馬克思信徒的呼召 ..... (66)

• 結語 ..... (69)

目次

# 馬克思與撒旦主義

## · 楔子

馬克思在成爲有名的經濟學家和共產主義的鼻祖之前，曾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今天世界上至少仍有三分之一的人信奉馬克思主義；即使在某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也有不少對馬克思主義存有幻想；甚至有些基督徒和牧師以及少數聲譽卓著的人士，雖也篤信耶穌基督能救贖罪人進入天堂，却也同時相信馬克思能幫助世上一些貧窮的、飢餓的、和受壓迫的人民獲得解放。

據說馬克思原具有悲天憫人的性格，時時在想如何去幫助受剝削的羣衆。他認爲促使受剝削羣衆的貧困，資本主義是唯一禍首，祇要此一腐敗的制度被推翻，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轉變時期以後，這個社會就會變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有工作的民主天堂；沒有戰爭，沒有革命，也不會由國家來統治個人了，祇有永恆的和平，普天下皆爲兄弟之邦，以至於世界大同。

爲了使人們都能獲得快樂與幸福，馬克思認爲不僅以推翻資本主義爲已足，更要消除使人類產生虛妄快樂的宗教。因此，在他的著作裏曾這樣寫着：「廢除使人類產生虛妄快樂的宗教乃是使其獲致真實快樂的主要因素。爲達此目的就要首先消除這些虛幻情事。因此，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題：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的靈光圈——批判的胚胎。」（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馬克思認爲共產主義是世界一切問題的唯一答案，並將宗教的發展與階級鬥爭的理論結合在一起，認爲宗教是共黨推動階級鬥爭，煽動人民反抗的主要阻礙，他曾經對宗教下過定義：「宗教是苦難者的呻吟，它是人民的鴉片烟。」又說：「宗教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妨礙人們進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從而阻礙社會的發展」。

以上也是馬克思信徒用以反對宗教的主要理由。有一些思想左傾的牧師也用同樣的論調來解說，如英國的奧斯特力查（Osterreicher）牧師在其證道詞中曾說：「不管共產主義現在的表達形式是好是壞，其動機乃是要解放受其同胞剝削的貧苦大眾。以社會觀點來說，教會過去及現在大部份仍站在世界剝削者的一邊。馬克思

的理論雖涉及根源於希伯來先知的公義和仁愛，乃導因於宗教是被利用來當作保守派的工具而已，這種保守即從孩童時期就作奴隸，一直工作到死，以便別人在不列顛成爲巨富，一百年前，若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烟毫不爲奇……作爲一個基督的肢體，必須感到虧欠，有所懺悔，我們虧負了每一共產黨員很多的債。」（節自「聖瑪利的講道」，于凡特那，倫敦，一九六八年。）

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熱愛人類，我渴望人類都能生活在平安喜樂當中；如果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民主主義乃至獨裁主義能躋人民生活於安和樂利的境地，我都將毫不猶豫地加以接受。我爲了瞭解馬克思的思想，曾花費了很多時間加以研究，終於發現了一些令人驚異的事實，在此極願和讀者一起來分享。

### • 馬克思信基督時的寫作

馬克思主義能够深植人心是它的成功處，但成功並不證明它即是真理，因爲，巫醫有時也會成功，而失敗却往往是無價的，因爲失敗乃是進入真理的必經途徑。因此，我們來分析一下馬克思的早期作品。

卡爾·馬克思青年時期曾是一個基督徒。我們擁有他的第一本著作，書名「虔心者與基督的合一」，在這本書中我們讀到了一些美麗的詞藻，例如：「靠着基督的愛，我們與合一的弟兄們相愛，因為耶穌基督爲了我們衆人的罪而犧牲了祂自己。」（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作品」第一冊，紐約國際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發行）

因此證明馬克思認知人類「愛」的根源乃是出自基督。

他繼續寫道：「與基督合一會帶給人們一種自我意識的昇華，憂傷的慰藉，平安而穩妥的信心，和爲人類友愛及對任何崇偉事物所激賞的心，這並非是爲了慾望和榮譽的緣故，而祇是爲了基督。」

大概在此同時，馬克思在其論著「青年選擇職業應有的考慮」裏說到：「宗教乃在教導芸芸衆生皆爲理想而奮鬥，然而偉大的理想者耶穌却爲全人類犧牲了祂自己，誰能背棄這一崇高的教訓呢？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成就耶穌理想的職業，那麼重擔就無法壓倒我們，因爲重擔祇是犧牲人類福祉的桎梏罷了。」

「教會不能全然改變一個人，有時在思想轉變之後，舊我或不信並未從內心被抹去，仍會被擠在一個人的自覺裡，或是被壓進潛意識裏。」

當馬克思變成反宗教的鬥士以後很久，這種舊有的基督思想仍會出現在其作品中。甚至如闡釋政治經濟的「資本論」裏，雖極少提到宗教的事，但這位熱衷於反宗教的馬克思却寫着：「基督教用其抽象人的崇拜，特別是那些中產階級的發展，基督新教，自然神論等等均具有相當影響，它是宗教中最適當的模式。」

記住馬克思曾是一位基督徒。

當他讀完大學預科時，他的畢業成績單上「宗教知識」這一欄下寫着：「他對基督信仰和道德知識相當清楚，根基極為雄厚。也多少知道基督教會的歷史。」（見一九二五年德國刊行的「社會主義歷史和工人運動」）。

### • 奧蘭姆的報復

馬克思在得到畢業證書之後不久，非常奇妙的事發生了。摩西·海斯於一八四一年把他引到社會主義大會很久以前，他就已深深地反對宗教了。另一個馬克思開始出現。

他在一首詩上寫着：「我要向在上統治的那一位復仇。」可知他心目中仍有一

位在上統治者存在。他在同神爭吵，但是這位在上的統治者並無負於他。

馬克思生長在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在他的童年裏，他並不會挨餓，並且比他許多同學好得多，到底爲什麼使他對神產生極大的憎恨呢？至於他個人的動機，我們無從探索。難道馬克思之所以如此祇是別人的代言人嗎？像他當時這樣年齡的每一位正常年輕人，無不嚮往於如何對人類有所貢獻，並爲自己的前途作準備，何以在他「絕望者的祈求」詩篇裏，會出現以下的這些語句呢？

因有一神已攫取我的一切，

在這命運的咒詛下和審判台前，

他的世界已成過去，超乎記憶的一切，

除了報復，我別無所留。

x x x

我將建造我的巍峨寶殿，

冷酷、恐怖將作其巔峯，

迷信的畏懼爲其堡壘。

最黑暗的極大痛苦作其元帥。



人若以健康的眼睛來看。

將返回的是死亡般的蒼白和沈默，

被不能免於死亡的蒙蔽和沮喪抓住。

惟願他樂於準備其墳墓。

「將建造我的巍峨寶殿」這樣的句子和坐在寶殿上的這個人自認僅散發出畏懼和痛苦，使我想到魯西佛（Lucifer）的狂傲：「我要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上帝衆星之上，」（以賽亞書第十四章十三節）

馬克思爲什麼希望這樣一個寶座呢？答案見於一個鮮爲人知的戲劇，這是馬克思在學生時代所寫的，劇名「奧蘭姆」（Oulanem）。如要解釋這個題目，就得先談談另外一些事物。

有一種「撒旦會」，其崇拜稱爲黑色的彌撒，一位撒旦祭司於午夜時分吟誦著祝禱文，黑色臘燭倒插在燭台上，祭司則穿着華麗的長袍，但襯裏却露在外面。他所吟誦的都在禱告書裏，却是從後面往前面倒着讀，十字架也是倒掛着的，一個赤裸的婦女身體當作祭壇。從別的教會偷來一個聖體上面加刻「撒旦」二字，當作聖餐

。黑色彌撒完了要燒燬一本聖經，接着所有會衆都要在撒旦面前許諾，立意觸犯如列舉在天主教問答內的七項大罪，且永遠不去行善，接下來就是通宵達旦的狂歡。

對魔鬼的崇拜由來已久，我們在舊約申命記三十二章十七節裏可以讀到「猶太人祭司祀鬼魔」，後來，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並為魔鬼設立祭司。（歷代志下十一章十五節），從特徵來說「奧蘭姆」乃是一聖名的逆稱：它是「以馬內利」的字謎，以馬內利是耶穌在聖經內的聖名，希伯來文的含意是「神與我們同在」。如此將聖名的逆稱似在顯示魔法無邊。

祇要我們先看看馬克思在「提琴手」這首詩內奇怪的招認，我們就會瞭解「奧蘭姆」這劇本。後來馬克思和跟隨他的人都是在扮演這個角色。

「地獄的煙霧升起，充盈了腦海，  
我的心意完全改變，直到我發狂，  
看到這劍嗎？

黑暗的王子賣給我的。」

當一個人在撒旦的崇拜儀式裏，瞭解魔劍交易的順利，即意味着他們已經成功，像上述這幾行小詩就顯得格外的有意義了。他祇要用他身上的血來簽約，死後他

的靈魂就必將屬於撒旦。

現在我從「奧蘭姆」劇裏再摘錄一些詞句：

「他打破了時間，並給予信號。

更偉大勇敢的，我玩了死亡的舞蹈。

他們也是奧蘭姆，奧蘭姆。

這名字像死亡一樣，響起來了，

直到它在可憐的爬行中逐漸消失、停止，

我現在得到它了，它從我的靈魂中升起，

像空氣那樣清澈，像我的骨頭那麼堅強。

×

×

×

「在我強壯的膀臂裏我有力量，

用暴力來掌握，來壓制你，

對我們來說，無知的深淵在黑暗裏延伸，

你將下沉，我含笑跟進，

在你耳邊細語說：『沉淪，朋友跟我來吧！』」

馬克思在中學時代和成年時所曾熟讀的聖經中說，撒旦被一位天使網綁且被丟進無底坑裏（啓示錄二十章三節），馬克思希望全人類都被丟進那爲魔鬼所預備的無底坑裏。

是誰在這劇本裏藉着馬克思說話呢？期望一個年輕的學生，立意把全人類帶進黑暗的深淵（即聖經中的「地獄」）當作他終生的夢想，以及將那些跟隨他的人帶到不信有神的境界裏時，奧蘭姆滿意的笑了，這樣合理嗎？全世界沒有任何地方會培育出這種夢想，除了在撒旦會的黑色彌撒裏。

奧蘭姆臨到死亡，他的話是：

「毀滅了，毀滅了，我的時光已盡。

時鐘已停擺，矮房已倒塌，

不久我將把永恆抱在我懷裏，

我且將爲人類嚎哭。」

馬克思酷愛「浮士德」中的話語，「存在的每一樣東西都值得遭受毀滅」，每一樣東西——包括所有的無產階級及其同路人，馬克思在他的一本書裏摘錄了這些話，史達林也深受其害，以後甚至於毀滅了他自己的家庭。

撒旦會並非唯物主義者，它也相信永生，馬克思所寫的「奧蘭姆」沒有爭辯永生的問題，他斷言那是仇恨生活發展的極致。值得注意的是永恆對於魔鬼來說意味着「痛苦」，因此魔鬼曾對耶穌抱怨：「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麼？」（馬太福音八章廿九節）

馬克思繼續寫道：

「啊！永恆，她是我們永遠的痛苦，  
一種無法描述，無從度量的死亡，  
卑賤的、不斷的思索來交相指責，  
我們是鐘表的機械，盲動的機械，  
被製造成時間和空間的愚蠢日曆，  
沒有目的，等着毀滅。」

我們開始瞭解這年輕的馬克思，當時雖有基督徒的信念，但却從未享受和諧的生活，這可由他和他父親的通信裏獲得證明，他一方面在享樂方面花費了許多錢，另一方面不斷的和其父母相爭執，那時他可能已沉迷于神祕的撒旦會教義裏，並接受入教儀式。撒旦藉着崇拜者狂歡時的幻覺向他們說話。因此，當馬克思倡言：「

我希望親自向上掌權者復仇。」時，他似乎已是撒旦的代言人了。

讓我們再來看看奧蘭姆末了的這些話：

「如果有什麼會吞噬的東西，

我將跳到裏面去，儘管我會把世界帶到毀滅——

在我和深淵之間的世界顯得更大，

我將盡力將它撕碎。

我的膀臂將伸到那殘酷事實的四週。

擁抱我吧，這世界快完了，

然後沉淪，變得無聲無息，

危險，虛無，那才是真實的生活。」

（全文摘錄自「奧蘭姆」，詩錄自羅伯·倍恩的「未知的卡爾·馬克思」一九七一年紐約大學出版）

在「奧蘭姆」裏，馬克思作撒旦的代言人，他把全人類付諸咒詛，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一個劇本，劇中人物都知道他們自己的墮落，然而他們却用以炫耀和慶幸，內容無所謂黑白。劇中人克羅迪爾斯、歐菲里亞、伊阿國和迪斯德默那，全都是黑

色的，虛妄的，都顯示魔鬼的一面；所有人物都像撒旦一樣墮落並持守着定命論。

### • 馬克思家族的怪異儀式

當這位早熟的天才馬克思寫這些東西時祇有十八歲而已，但却已駐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沒有一個字提到要服務人類，不管是無產階級式社會主義。他祇希望把人類帶到毀滅的境地。他也希望他自己建造一座寶殿，且以恐懼爲其屏障。

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卡爾·馬克思和他父親通信裏一些隱密的文字，兒子寫道：「帷幕已降，我的聖中之聖已經分離，新的衆神必須重被建立。」這些話是這位年輕人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所寫的，那時他還承認基督，但却又說新的衆神必須重被建立，誰是這些新建的衆神呢？

老馬克思回答說：「我不堅持有那種非常神秘事情的解釋，但它似乎非常不切實際。」這種神秘事情又是什麼呢？直到現在一些馬克思的傳記作者還沒有能解釋這些奇怪的詞句。

瓦那·布魯謨·伯各（Werner Blume Bekg）在其「馬克思其人其事」一書



裏，摘錄老馬克思在一八三七年三月二日寫給他兒子的信中曾經寫道：「孩子，你進步了，我希望見到你的名子變成偉大，有聲譽，但你在世上的福祉並非我內心唯一的願望，這些祇是我長久以來的幻想，我可以向你保證，它們的實現將不會使我快樂。唯有你的意念仍然仁愛、純潔，魔鬼不再毀壞你的心靈，我就心滿意足了。」

到底是什麼事令老馬克思對他那年輕兒子的靈性感到憂慮呢？何況那時他的兒子仍還是一個基督徒，是否因為他收到他兒子呈獻給他五十五歲生日禮物的詩句呢？

下面是摘錄自馬克思的詩「論黑格爾」：

「我教導的話語都混成如魔鬼似的一團糟，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思其所思。」

又在他「蒼白的少女」詩裏，他寫着：

「我清楚地知道，

我已喪失了天堂。

我的靈魂雖然一度對神真誠，

但却爲地獄所揀選。」

很顯然的，馬克思開始醉心於文藝創作，他的詩歌和戲劇雖在顯示他渴求的心理狀況，但是卻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得不到別人的認同。

正如歷史上突變的人物一樣，在繪畫和建築上失敗因而產生了希特勒，在戲劇上產生了哥貝爾斯（Goebbels），在哲學上產生了魯森伯格（Rosen Berg），馬克思放棄了他的文藝創作，代理撒旦去從事所謂革命生涯，因爲當時的社會並沒有人欣賞他的詩歌和戲劇。這是他走上叛逆的主要動機，另一動機當是由於他是一個被人所渺視的猶太人。

在他父親表示對他關心的第二年，即一八三九年，年輕的馬克思在其第謨克利特史（Democritus）和伊波克萊史（Epicurus）「自然哲學的差異」的序言中，即與阿斯基里司（Aeschylus）的宣示連成一氣，「我怨恨所有的神」。他之所以怨恨是認爲天地間的衆神都否定人類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神性的。

馬克思開始與衆神爲敵，他用他靈魂作代價，從黑暗王子那裏買下了劍；且宣稱他的目標是要把全人類帶進無底的深淵，而他自己也含笑跟進。

馬克思真的從撒旦那裏買了他那把劍嗎？

他的女兒艾琳娜 (Eleanor) 寫了一本書，名「摩爾人和將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憶」(柏林、迪茲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她說，她和妹妹在小時候，她父親馬克思曾告訴她們許多故事。其中他最喜歡聽的是關於漢斯·羅克耳 (Hans Rockle)，「老爸爲我們講這個故事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因爲它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永無結局。漢斯·羅克耳是一個巫師，他擁有一家玩具店，但另一方面由於他是巫師，他總是欠魔鬼的很多債，因此他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去變賣他所有的那些漂亮的東西，一件又一件的給了魔鬼：內中有很多驚險嚇人的情節，聽了祇叫你毛骨悚然。」

一位父親告訴他小孩子有關於變賣一個人最寶貴的財物給魔鬼的恐怖故事，這正常嗎？倍思也曾在「馬克思」這本書裏有同樣的描述，就如艾琳娜所說的一樣：羅克耳這個巫師在多麼不高興的情形之下出賣他心愛的玩具，他緊握着他的玩具直到最後一刻，無從逃避魔鬼的追索，因爲他已與魔鬼立約。

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寫著：「毫無疑問地，那些永無止境的故事無異是他的自傳：他有魔鬼的惡毒和魔鬼對這世界的權勢，有時他也似乎知道他所進行的工作十分邪惡。」當馬克思寫完「奧蘭姆」和他早年的詩，他承認曾與魔鬼立約，他根本無

視於社會主義及理想，他甚至抗拒社會主義。他曾是一家德國雜誌的編者，這家雜誌就認為共產主義根本就沒有什麼理論價值，實現更是不可能；如若羣衆企圖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其標準答案則是——危機四伏。

### • 海斯和巴枯寧的影響

馬克思的思想達到這一階段之後，他遇到了摩西·海斯，此人在馬克思的一生中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他使馬克思擁有「社會主義理想者」的頭銜。

海斯曾經阿諛的說：「馬克斯博士——我的偶像，他將中世紀的政治和宗教施予最後一擊。」因此，給宗教的最後一擊是其首要目標，並不是社會主義。馬克思的另一個朋友喬治·強，於一八四一年寫得更清楚：「馬克思一定將從天堂開始驅逐上帝，甚至於要控訴祂。馬克思宣稱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宗教之一。」這並不值得訝異，因為馬克思相信古代的基督徒殺戮了不少的人民，並吃了他們的肉。這原是那些慫恿馬克思走入撒旦主義深坑者所期望的。

有人說馬克思之所以抱持反宗教的態度，是由于宗教有礙其完成人類崇高的社

會主義理想，這一說法極不正確。相反的，馬克思憎恨所有的神，乃至任何有神的理念，他寧願成爲背棄神的人；社會主義不過是用以誘惑無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來秉持他魔鬼理想的釣餌而已。

當蘇聯在早期接受這樣的口號：「讓我們把資本主義逐出地球，把上帝趕出天堂。」他們祇是在完成馬克思的遺志。

我在前面提過，馬克思把「以馬內利」倒過來寫成爲「奧蘭姆」，是魔鬼的法術之一，背逆已經滲透到馬克思的整個思想裏，他無時無刻不在加以運用。譬如他回答浦魯東（Proudhon）的著作「貧困的哲學」，却把書名改爲「哲學的貧困」，而且加以解釋：「我們必須使用不是批評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評。」等等

你是否曾經思想過馬克思的髮型？男人通常都留鬍子，但沒有人的鬍子像他那樣。馬克思那樣裝扮正是吉安娜（Janna）門徒的特徵，吉安娜是一個撒旦的女祭司，她自認爲她跟魔鬼有交往：很奇怪的是，在她於一八一四年死亡的大約六十年以後，有一個士兵傑姆·懷特也加入了那個團體，他在印度服務期滿，回去以後却當上了地方上的領袖，於是更進一步的發展吉安娜的教義，且染上了共產主義的色彩。

馬克思並沒有太多的公開談論關於形而上學，但我們可以從他所交往的人來收集他有關這方面的觀點。他在第一國際的一位朋友是邁克赫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蘇俄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寫道：「撒旦是第一位自由思想者，世界的救主。他藉使亞當的不順從而釋放了他，並把人道和自由印記在他的前額。」巴枯寧不祇是讚揚魔鬼而已，他具有具體的革命計劃，但這個革命並非是使窮人免於被剝削，而是「在這次革命中，我們必將喚醒人們心中的魔鬼，激起最卑劣的感情。」

卡爾·馬克思就非常贊同此一奇怪的革命者巴枯寧以及與其共同組成的第一國際。

巴枯寧曾洩密給浦魯東，他是另一個主要的社會主義思想份子，和馬克思的一個朋友——海斯，也都崇拜撒旦。是海斯把馬克思介紹給浦魯東，他也有十九世紀撒旦崇拜者相同的髮型。

浦魯東在「貧困的哲學」這本書裏宣稱神就是不正義的化身。他說：「沒有祂我們也有知識，沒有祂我們也有社會，每前進一步就是我們克服神聖的一次勝利。」

他吶喊着：「神很愚蠢和懦弱，神很偽善和虛假，神很暴虐和貧窮，神是邪惡的。人類在祭壇前低頭，成爲這君王和祭司的奴隸，將被咒詛；我用雙手向天發誓，神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祇不過是我理性的劊子手，良心的王權罷了。……神基本上是反文明、反自由、反人道的。」浦魯東如此宣稱神是邪惡的，因爲祂所創造的人類邪惡。這種思想並非創始於浦魯東，早在撒旦的崇拜裡，這已是很普遍的講道內容了。

馬克思後來雖然跟浦魯東有爭執，並且寫了一本書來否定其「貧困的哲學」，但也祇是批判其經濟觀點上的矛盾，對浦魯東與神爲敵的魔鬼思想却並不反對。

我們可以認定當時馬克思和他的同僚雖然都反對神，但還都不是無神論者，這也是今日的馬克思信徒們所對他們自己描畫的。也就是說他們公然也指責並辱罵神，他們恨惡他們所相信的神。但神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無人能加以挑戰，祂是昔在、今在而永在的。

共產革命於一八七一年在巴黎爆發時，巴黎公社的佛羅倫斯竟宣稱：「我們的敵人是神，恨神才是智慧的開端。」馬克思公開的誇獎這項宣告。但是怎樣才能達到一個更公平的貨物分配式更好的社會制度呢？這祇是其虛設的陷阱用以隱藏其真



正的目的——完全抹殺神和人們對祂的崇拜。今天就有許多這樣的明證，諸如在中國大陸、阿爾巴尼亞和北韓，在這些國家裡，所有的教堂、回教寺和佛教的寶塔和廟宇等，都是不能自由開放的。

### • 魔鬼的詩

馬克思在他「絕望者的祈禱」和「人類的驕傲」兩首詩裡，表達人類最高的祈禱就是他自己有偉大的成就。如果人類因其偉大成就而註定要滅亡的話，這將是一大悲劇的災禍，他將一如神的死亡，魔鬼也為之哭泣。馬克思的詩「提琴手」記述一位譁者對神的抱怨，因為這神既不欣賞也不尊重他的才華。它來自地獄黑暗的深淵，「心智魔鬼化了，心意巫師化了，他的舞即是死亡之舞。」這位樂人拿出他的劍，丟向這位詩人的靈魂。

從地獄黑暗的深淵裡出現的藝術，心智魔鬼化了……這使我們想起美國革命家傑利·魯賓（Jerry Rubin）的話：「我們已經用叛逆將青年、音樂、性、藥品和反抗揉合在一起——那將是難以擊潰的組合體。」

在馬克思「人類的驕傲」詩裡，他承認他的目標不在改進這個世界，並從事改造或革新，僅祇是毀滅且樂見其趨於毀滅、他詩的內容說：

在這個世界裡，

我注視挑釁

眼見這無意義的巨人崩潰

其崩塌將不會遏止我的熱情。

那時我將以神聖而勝利的姿態遨遊

穿過這世界的廢墟

且給我一種活力的保證。

我覺得與創造主無分軒輊。

馬克思在內心掙扎之後終於接受了撒旦主義。這些詩是以一段嚴重的病態來結束，這是其內心經過暴風雨般的矛盾交織的結果。當他寫到關於他必須將其深惡痛絕的觀點作成偶像的困擾，他惡心得作嘔。

馬克思轉向共產主義的主要理由很清晰地顯示在他的朋友喬治·強寫給魯茲（Ruge）的信裡。它無關於無產階級的解放，也不是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秩序，

強寫道：「如果馬克思，包威爾（Bruno Bauer）和費爾巴哈（Feuerbach）聯合創辦一本神學與政治評論的話，上帝準會就溺於自憐祂幸虧尚有衆天使圍繞四週，否則這三個人一定會將之逐出天堂……」

### •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茶毒生靈

所有溺陷於撒旦主義者均視人命如芻狗，馬克思也不例外。

阿諾德·康利（Arnold Kunzli）在其「卡爾、馬克思——心理研究」一書中寫到他的生活，包括他兩個女兒一個女婿的自殺。三個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他的女兒羅拉與社會學家拉佛格婚後也有三個孩子死亡，而後她和她的丈夫雙雙自殺。另一個女兒艾琳娜與她丈夫也同樣走上了這條路，她死了，她丈夫終被救活。

馬克思覺得他沒有養活家庭的義務，儘管他祇要透過其不尋常的語言知識就輕易辦到。他求助於恩格斯來生活。他跟他的女佣人生了一個私生子，後來他將這私生子送給了恩格斯。恩格斯也居然接受了此一笑劇。馬克思有酗酒的習慣，莫斯科的馬、恩學院的指導教授里安扎諾夫在其所著「卡爾、馬克思，人，思想家和

革命家」中卽有記載。

再談談恩格斯，他生長於一個敬虔的家庭，當其少年時期卽常寫出一些非常優美的基督徒詩詞。無人知道他喪失信心每下愈況的情形。但當他會晤馬克思之後卽寫了些關於他的話：「誰在努力追求呢？來自特里埃（馬克思的出生地）的一個黑人，一個奇特的怪人，他不走也不跑，他用脚跟瘋狂的跳躍，好像他要抓住龐大的天空帳篷，將它丟向地面。他向長空張開膀臂，緊握邪惡的拳頭，好像萬千魔鬼抓住他的頭髮。」

恩格斯於讀過一位神學家布魯諾，包威爾的著作之後開始懷疑基督徒的信仰，在其內心有極大的爭戰。那時他寫道：「在我開始懷疑以前，我曾每天禱告，確乎整天在爲眞理禱告，我一直是如此，但是現在却無法回頭。我寫這些話時，淚水不停的在流。」

恩格斯沒有找到他回至天道的路徑，而却加入他自稱之爲「成千上萬的魔鬼所盤踞的惡人陣營。」他從此經歷了一次劇變。

布魯諾·包威爾這個神學家在恩格斯敗壞基督徒的信仰上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且灌輸其反基督的新方法，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他跟魔鬼有關聯嗎？讓

我們來看看他于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六日寫給阿諾德·魯茲的一封信，魯茲也是馬克思的朋友，信中說：「我在此一所大學裡向廣大的羣衆演說。當我站在講壇上說出那些對神失散的話時，我認不出自我來，那些偉大的孩子了憤激得毛髮賁張，當講演這些不敬虔的話時，我記得在家裡多麼努力的預爲準備，寫下有關聖經和啓示錄的辨白。無論如何，祇要站上講台，就有一個邪魔佔據了我，我變得非常軟弱，因此我不得不向他投降；祇要我以倡導無神論的教授身份來公開傳道，我裡面的邪靈就會感到滿足。」

促使恩格斯成爲共產黨徒和以前使馬克思信服的，同樣是摩西、海斯一個人，海斯在科倫遇到恩格斯之後寫道：「他離開我時像一個狂熱的共產黨，因此也使我產生了破壞的念頭……」「破壞的念頭」是海斯生活裡最大的目的嗎？

基督的影子從未消失於恩格斯的腦海，一八六五年，他表示對於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時的一首詩歌——「我們的主是強有力的堡壘」極爲欽慕，且譽之爲「可與十六世紀馬賽曲相輝映的一首凱旋聖詩」，恩格斯尚有類此其他讚譽基督教的說詞。

恩格斯的悲劇正在上演，甚至比馬克思尤有過之。我們來看看他年輕時所寫的奇妙的基督之詩，誰會想到他後來會變成在破壞宗教方面馬克思的最大幫兇。

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  
哦，從祢天上的寶座下來，  
爲我，拯救我的靈魂。

帶着所有的祝福下來，

因父神的神聖光耀，

應允我能選擇祢，

使我所得的喜樂是如何的可愛、華麗，一無憂傷，

救主，我們讚美祢。

x x x

當我吸了最後的一口氣，

必須忍受死亡的痛苦，

我緊抱着祢；

當我的眼睛瀰漫了黑暗

且當我的心臟靜止時，

我將在祢懷裡變成冰冷，

上至天堂，我的靈將永遠讚揚祢的名，  
因為在祢裡面有平安

× × ×

哦，喜樂的時光近了，  
祇有從祢愛的胸懷

我才有溫煦的新生命。

到那時，哦神，感謝祢，

我將擁抱我親愛的那些，

永遠的在我膀臂裡。

永遠，永遠，永遠的活着，

祢，永遠都可看見

我的生命將重新展現。

× × ×

祢之到臨使人類得以自由  
免於死亡和疾病，並也能

遍處有祝福和幸運。

現在有了祢，永遠的生命，

世上一切都將有所不同；

祢將賜福給每一個人。

布魯諾、包威爾經將懷疑的種子植在恩格斯的靈裡以後，恩氏曾寫信給他的某朋友，「經上記着『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祇要我能找到真理的影子我就去尋找真理。但我無從識別祢的真理就是永恆的真理，而經上明明的記載「尋找的就尋見。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的東西給求他的人麼？」

「當我寫到此處，不禁熱淚盈眶。我深受感動，我覺得我不會迷失，我將以我整個的靈魂來到所渴求的神前。這也是聖靈作證。我以此為活，以此為死……神的靈為我證明，我是神的兒女。」

恩格斯熟知撒旦門徒的危險。

恩格斯在其所著「雪林，基督裏的哲學家」中寫道：「自從恐怖的法國革命以來，一種嶄新的兇殘的邪靈已經進入大多數人的心中，無神論在恬不知恥及行爲詭



謫的情形之下昂然抬頭，你會想到經上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讓我們先看經上對末期無神論所說的，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11—13節說：『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之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的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在24節：『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假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聖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常說：『人不拘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牠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裏，自稱是上帝。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恩格斯就如同大多數最相信聖經的神學家一樣，一節又一節的摘錄聖經。

他繼續寫道：「我們不能再對主漠不關心或冷酷。不，那是公然的仇恨，在各種宗派和團體裏，我們只有基督徒和反基督徒兩種人，我們看我們中間有假先知……他們在德國到處旅行，希望入侵到每一個地方；他們在市場一帶傳播撒旦的教訓，並攜帶魔鬼的旗幟遍歷城廂去誘惑年輕人。爲了把他們丟進地獄和死亡的深淵

。』他以啓示錄的話結束此書：「看啊，我必快來，你們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奪去你的冠冕，阿門。」

寫了如此的詩和對撒旦主義提出這樣警告的人，也清楚這種危險而流淚禱告的人，也認出馬克思已爲萬千魔鬼所佔據的人，但他却與馬克思在「剷除所有宗教和道德」的窮兇極惡戰鬥裏成爲最親密的戰友。

被共產主義謀殺的億萬無辜者不僅是馬克思與恩格斯要分担其部份罪惡，即自由主義神學也有責任。

魯爾夫·布爾在其「天才與財富」一書中對馬克思破敗的金錢生活曾描述道：「當他在柏林當學生時，這個做兒子的可從他爸爸老馬克思那裏一年收到七百馬克的零用錢」。這是相當大的數目，因爲當時僅有百分之五的人口全年收入超過三百馬克。此外，終其一生馬克思曾從恩格斯那兒拿了大約六百萬法郎。（數字源於馬恩學院）

他總是渴望繼承遺產。當他一個叔叔病危時，馬克思表示：「若這老狗死了我也不會悲傷」，恩格斯回復說，「我慶幸你阻礙你繼承權的人患病，希望那一災禍即將發生。」

稍後，「這條老狗」果然死了，馬克思於一八五五年三月八日寫道：「這是一件歡樂的事情，昨天我們獲悉我妻子的那個九十高齡的叔叔死了，我的妻子將可接受一筆數目可觀的遺產；假若這老狗沒有分出一筆錢贈與那爲他看房子的婦人，我們將會承受更多。」

即使較之這個叔叔與他更親近的人他對之也無任何親切情感。即使是他的母親也很少提及，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他寫致恩格斯，「兩個小時前接到一封電報說我母親死了，命運帶走了我家庭的一份子。我已經有一隻腳放在墳墓裏。在此情形之下我的需要更甚於這位老婦人。我必須到特里埃去一趟以解決繼承問題。」這就是他對他母親的逝世所表示的一切。

馬克思在證券交易中虧本甚多，像他這位經濟學家只知道如何去賠錢。

由於撒旦門徒的崇拜保持高度機密，我們僅能揣測馬克思與之有關連的可能性。他之雜亂的生活就是一大明證。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很有才幹的聰明人。但是他們的合作却充滿了污穢，在社會階層中極不尋常。邪惡的語言文字充斥，而從沒有聽到這兩位理想主義者關於人道和社會主義的夢想提一個字。

馬克思在態度和談話的本質上都像撒旦，他雖是一個猶太人，但寫了一本反猶太的書叫做「猶太的問題」，他不祇是恨猶太人，也恨德國人：對此他曾說，「使德國人復興唯一方法就是打擊，愚蠢的德國人……：令人作嘔的德國人之國家的偏狹觀念……：德國人、中國人及猶太人堪與攤販和小商人相伯仲」，他稱俄國人為「竊食者」，稱斯拉夫人是「種族的垃圾」。

### • 與通神學的連繫

馬克思鍾愛的孩子是艾琳娜，他稱為特茜並常常說「特茜是我」。

經她父親的贊同艾琳娜嫁給了愛德華·阿非林，他是比桑太太的朋友，而比桑則是通神學的領導人物。阿非林時常演講的題目諸如「神的軟弱」（這確是撒旦門徒做的；不像無神論者，除非是欺騙別人，他們不否定神的存在；他們知道神的存在但却描述成軟弱的）。在他的演講裏，他試圖證明神是「一夫多妻的鼓勵者和偷竊的煽動者」，他提倡有褻慢上帝的權力。

馬克思所選擇的女婿是通神學運動的主要講演人。下面的詩描述此一運動的態

度，如何更趨向於撒旦主義。

我的詩篇，無拘無束大胆的給你，

啊，撒旦，宴會的王，將要上昇，

啊，祭司，離開你微弱的聲音，

因為撒旦將永遠不會站在你的後面。

× × ×

啊，撒旦，你的呼吸都是成爲我詩的激勵，

我違抗衆神發自內心，

屬於宗教的諸王，屬於非人類的諸王：

你的亮光搖撼我的心靈，

啊，那在遠處徘徊不定的幽靈呀，

撒旦是仁慈的。

× × ×

像旋風展翼，

他過去了，啊，人，偉大的撒旦！

歡呼，爲了這偉大的辯護者，

獻給你上升的馨香和誓約，

你有的不被尊崇之祭司的神。

像這樣的詩都是在馬克思家中發現的。馬克思主義與通神學的結合並非偶然的。通神學已傳遍西方，也就是個人靈魂不存在的印度教義。通神學藉其說服達成宣道任務，馬克思主義却藉着鞭笞的力量。它將人變成非人，使成爲屈服於政府的活動機械。

### • 女管家的洩露

一個美國人李斯司令官，他是馬克思的信徒。哀傷於馬克思的死亡消息，特至倫敦訪探他所敬愛的老師住所，不料其家人已經搬走，他所能見到的僅有以前是馬克思的女管家名叫海倫·迪摩司，他對他說了些關於馬克思的奇事異聞，「他是一個怕神的人，當他病重時，他獨自在他房間裏，於一排點燃的臘燭前禱告，並在他的前額上繞了一條捲尺。」這是正統猶太人在早禱時所必備的工具。

但是馬克思已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不過從未會行過猶太人的儀式，他並將其所有的孩子都教成無神論者，那他在禱告中所行的莫名其妙的儀式是什麼呢？猶太人禱告時又不曾有一排臘燭在面前，可能是巫魔的儀式嗎？

### • 家族書信

一種可能的暗示是馬克思的兒子艾格於一八五四年三月卅一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這封信乃是以一些令人驚訝的字句開頭，「我親愛的惡魔」。誰曾見過一個兒子這樣稱呼他的父親呢？這確是一個撒旦門徒寫給他父親的，難道他的兒子是始作俑者？

另一有意義的書信是馬克思的妻子於一八四四年八月寫給他的：「高派的靈魂牧師與主教，你最近的公開教牧信函，再次給與你可憐的信徒以安息與和平。」

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宣言」已明白表示要廢除一切宗教，一項可能的假定當也包括撒旦教，但是，他妻子對他特別提到高派牧師與主教，屬於什麼教呢？歐洲宗教中僅撒旦教有高派牧師，公開教牧信又是什麼呢？是對無神論者所寫嗎？他們

又在什麼地方呢？馬克思的妻子留下很多無法解釋的疑團。

馬克思的傳記作者們可能有一種直覺，關於撒旦崇拜與其書中主題的關聯，但若沒有必要的屬靈準備，就無法瞭解他們眼前的事實。然其證言仍然是饒有趣味的。

### • 傳記作者的證言

馬克思門徒佛萊齊·梅林在其「卡爾·馬克思」一書中寫道，「雖然馬克思的父親在他兒子過完二十歲生日以後幾天就已逝世，他似乎已經用其敏銳的眼光察覺出他寶貝兒子內心的邪惡，老馬克思從未想到，他給他兒子當作寶貴生命遺產的中華階級文化的豐富寶藏，竟會成爲害怕的魔鬼。」

就像所有撒旦門徒一樣，馬克思在一無盼望中死去，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寫給恩格斯說，「多麼空虛和無目標的生命，但也如何的令人渴求啊！」

僅有少數馬克思門徒知道馬克思的背後有一祕密，雷恩寫過，「半世紀以後，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瞭解馬克思。」



在雷恩生活的背後也有一項祕密，他曾寫關於蘇俄的情形：

「這個國家並非以我們的願望爲其職責，以甚麼爲職責呢？正如一輛不受控制的車子。車中有一個人似乎在領導它，但這輛車子並非照着所預定的方向行駛，它似乎是受另一種力量在推動，是甚麼別的神祕力量代替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行使其計劃呢？這是他們在意圖控制且強迫輸出的權力，只期望並驅使人們頻於絕望的力量。」

一九二一年雷恩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希望我們都被吊死在髒繩子上，且不以此遭遇爲失望，因爲我們不能反對這些污穢的官僚政治，果能如此，將爲上策。」這是雷恩在爲了共產主義終生奮鬥的最後希望：應當吊死在髒繩子上，這一希望不僅充塞於雷恩個人的生命中，同時也充塞於其同路人中，這些人在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都是爲史達林所處決。

從雷恩的自白：「我將吊死在髒繩子上」！與另一位鬥士有多麼明顯的差別！使徒保羅在生命終點曾寫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跑盡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提摩太後書四章七、八節）

## • 巴枯寧——史達林——毛澤東

再看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趣事。

巴枯寧曾是共產主義的總書記，且是本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從其傳記中記其早在十二歲時，讀了聖經啓示錄之後，他就渴望成爲反基督的人，從聖經上認知反基督的人一定是偉大娼妓的兒子，因此他不惜要他母親承認自己是一個妓女。

他對史達林，數度在其文章中稱之爲「他不是一個人，是魔鬼。」

其後，巴枯寧醒悟他毀滅於其自己的雙手，在被處決以前，他寫信給他妻子說，「我即將結束生命，我的首級即將落地……：在那可怕的機器之前我感到無所幫助……：」是他所協助建立的斷頭台——蘇維埃政府——僅僅爲了設計建立該一地獄王國，即曾殺戮了百萬生靈，巴枯寧曾希望成爲反基督的人，也成了刀下之鬼。

史達林所用的第一個筆名就是「鬼樣子」，在十八世紀英王喬治時代這個字的語意就是「魔鬼」。

至於毛澤東，他曾寫道：「從八歲起我就憎恨孔夫子，在我們村子裏有一座孔廟，在我心裏只想徹底摧毀它。」

你會否見過一個八歲的孩子就想摧毀他自己的宗教？這些思想都是魔鬼的特徵。

容我提一下另一極端，背負十字架的保羅，從八歲起就每晚花了三個小時在祈禱。

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羣島」中揭露蘇聯內政部長雅歌達的嗜好說，雅歌達就是要打擊耶穌及其門徒的形象。撒旦崇拜於是再度出現在共產黨的高幹羣中。

爲甚麼代表無產階級的人要打倒耶穌呢？祂不也是一位無產階級嗎？聖母瑪利亞不也是一位貧窮的婦女嗎？

有些牧師曾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在蘇俄的一件怪事，一位牧師爲一魔鬼附身者驅鬼，當此魔鬼離開被附者身上時威脅着說「我將來要報復」。幾年以後，那位驅鬼的牧師因爲信仰的緣故被俄共當局處死刑，執行的軍官在射殺時之前居然說出：「我們現在扯平了」。這是那位行刑的共產黨又被魔鬼附身嗎？基督徒尋求去剷除撒旦的寶殿，這些共產黨徒難道就是撒旦用以報復基督徒的工具嗎？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的「俄人郵報」曾報導了蘇俄下面的一件事：

在蘇俄的普洛腓力比博士有一個女兒，他苦心的將她扶養成成人，他們必須進共產黨學校。這個女兒十二歲時有一天她回家告訴她的父母，「宗教是資本主義的迷信，我們是生活在新時代裏。」於是她完全放棄她的基督教信仰。後來這個女孩子加入了共產黨且成爲祕密警察的一份子，這對於她的父母是一項極恐怖的打擊。

後來她母親被捕，在共產主義制度之下沒有個人可以有任何東西，儘管是他的兒女，他的妻子或他的自由，這個政府可以在任何時間攫走它們。

母親被捕以後，她的兒子悲痛異常，一年以後他上吊自殺，普洛腓力比博士發現了他兒子的一封信：「父親，你會審判我嗎？我是共產黨青年組織的一份子，我必須簽約向蘇俄當局報告每一件事。一天警察找我，妹妹維利亞叫我在一份對母親的控告上簽字，因爲母親是基督徒。他們認爲她是反革命份子，我簽名了，對於母親的入獄我深覺有罪，現在他們命令我監視你，其結果將與母親相同。父親，原諒我，現在我決定一死了之。」緊接着兒子的自殺以及父親的入獄。

如此政權像這樣的事隨時都可以發生，可以將人乃至基督徒變成謀殺者，指摘者或無辜犧牲者，凡是神的兒女都會厭惡這種政權。因爲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

上有份·（約翰二書十一節）

## · 主禱文的褻瀆翻譯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蘇俄的一份報紙上更增加一項明顯的新例證，證明馬克思主義與撒旦主義間的關連。該報紙透露：好戰的共產黨徒在其獨裁統治之下是如何的瘋狂攻擊教會并嘲弄上帝。爲此，共產黨徒模擬聖經中的「主禱文」將之改寫爲褻瀆父神的詞句：

我們在彼得斯堡的父

你的名要被咒詛

願你的國崩潰

願你的旨意即使在地獄中也不會履行

給我的飲食，那些是你從我處偷竊的，

還我的債，那是我們一直付給你的，

別讓我們受誘惑

救我們脫離兇惡——獨裁政治。

結束他那可咒詛的政權。

你的靈魂、能力與權柄都是軟弱且貧窮。

直到永遠。阿門。

所以共產主義征服一個新國家並不在乎建立另一社會或其經濟體系，其終極目的祇是羞辱上帝並讚美撒旦。

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會也發表了一篇模仿主禱文的歪詩，指明禱告的真實意願應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

我們在西方的資本家，

願你的投資穩妥，

願你一本萬利，

在歐洲的華爾街

願你的股價飛昇。

我們每日的拍賣今日賜給我們並擴張我們的信用，  
就如對我們的債務人一般擴張。

不要導引我們至破產。  
從貿易聯合拯救我們。

半個世界的權力與財富都將屬你  
至少二百年

瑪門（財神）

由此證明基督教與資本主義之間是不相容的，教會深知資本主義為血與穢物所污染，每一種經濟制度背負着罪惡的標記。基督教反對共產主義並非從經濟觀點，而是從神的國度反對其社會理想。

像以上對聖潔的主禱文予以魔鬼式的嘲弄正如蘇俄所發表的一樣。

當一九七四年法國共產黨所組織的大罷工期間，工人被號召到巴黎街頭遊行喊口號，高呼：

「法國總統已經完蛋，現在街上盡是魔鬼！」

爲什麼是「魔鬼」呢？爲何不是「無產階級」或「人民」呢？何以有這股撒旦力量在呼喊呢？這與工人階級合法要求提高工資又有什麼關係呢？

## • 蘇俄的小魔鬼

依照公開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指示，無論上帝或魔鬼的存在都僅是偽裝的，都是假想的，由於這項教訓，基督徒乃遭受共產黨徒的迫害。

另外，蘇俄的一份報紙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間刊稱，在紅那特維亞學校中已建立很多類似的團契，他們對這些從四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名之為「小魔鬼」，到七年級則稱爲「魔鬼的僕人」，其他學校中的八年級生可稱爲「魔鬼的忠誠孩子」，這些孩子們聚會時裝扮成魔鬼，並戴上角拖着尾巴。

像這樣子禁止崇拜上帝，但在學齡兒童之間允許開放對魔鬼的崇拜。這就是當他們攔得蘇俄政權後共產黨的隱藏目的。

尤其共產黨希望變更領導成爲撒旦的公開崇拜，蘇聯一位信仰純正的牧師卜那脫羅夫，也是反猶太運動者，當共產黨取得蘇俄政權後他去投靠共黨，成爲主教，也成爲向祕密警察揭發其教友的猶大，都知道這些受揭發者均將遭受迫害。有一天他在公車上遇到他的姐姐亞歷山大，她曾經是修道院院長但已停職多年，顯然地對



他哥哥有所瞭解。他問她說，「爲什麼你不理我呢？難道你不認得你的哥哥了嗎？」她回答說，「你問爲什麼嗎？我們的父母在墳墓裏都要翻身了，爲了你替撒旦工作」。他縱然是蘇聯官方的正統主教，他也只有回答：「可能我自己就是撒旦。」雖然沒有事實顯示雷思親身潛心於撒旦教派的任何儀式，但是從下面引用的文字可以證明受其意識形態所支配，這是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寫給蘇聯作家高爾基的信：

「萬千種罪惡、傷害、壓抑及肉體上的流行病都較易爲人們所發現，其危險性遠不及那些外表偽裝端莊而嚴肅，在靈裏却有魔鬼般的意念。」

卜那波絲拉尼亞·魯斯寫道，「在敖得薩的主教座堂，爲很多敖得薩人所深愛，自共黨勢力來到後立刻變成魔鬼聚會的地方，他們也聚集在司洛波卡——若曼諾，脫司脫衣伯爵的故居。」繼之由叛逆的生命堂米哈諾夫執事所主持的撒旦教彌撒所替代，該教會是共黨允許建立的主教分堂。一位出席者描述此種撒旦教彌撒「完全是基督教崇拜儀式的歪曲模仿，在那裏用人血當作聖餐共享」。在其主教座堂的祭壇之前舉行這樣的彌撒。

在敖得薩，無神論的博物館陳列着撒旦的雕像，在夜間，那些撒旦門徒還聚集

在博物館中向着雕像祈禱及唱歌。

史達林的女兒絲菲拉娜·艾汝娃，對撒旦的深奧雖未多予領會，但仍寫下：「貝里亞（蘇俄內政部長）似乎有一條極兇殘的鍊子繫着我們全家……是一個可怕的，兇狠的惡魔……一個可怖的魔鬼已經緊握了我父親的靈魂。」絲菲拉娜另外還提到史達林認為行善與博愛比犯下滔天大罪還要壞。

像這樣的撒旦教士管理着一大半的人類，而其恐怖主義則影響到全世界。

### • 褻瀆宗教

我能瞭解共產黨徒爲什麼要以反革命份子的名義拘捕牧師和傳道人。但爲什麼羅馬尼亞監獄的馬克思的門徒却要強迫牧師說羣衆都是站立在糞便中呢？爲什麼基督徒要忍受痛苦與這些人交通呢？爲什麼他們對於宗教作誣蔑的嘲笑呢？羅馬的牧師，柏拉加被共黨囚禁時，他的牙齒被一顆一顆的敲斷，爲什麼使他遭受如此的屈辱呢？共產黨徒對他和別人解釋說：「如果我殺了你這個基督徒，你就會到天堂去。但我不希望你被冠上烈士之名，因此我們希望你先咒詛神，然後再下地獄。」

馬克思的門徒應該是無神論者，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獄才是。在那些極端的環境裏，馬克思主義者掀開它無神論的假面具，露出真面目，也就是撒旦主義。共產黨對於宗教的迫害，能用人道解釋嗎？同樣，撒旦對人類瘋狂的逼迫却是任何理性所無法解釋的。

一家共黨報紙曾有過這樣的透露：「我們並非與信徒和牧師對抗，我們乃是與神爭戰，奪取他的信徒。」

有更多馬克思主義及其隱密的關係，在雪萊·歐斯坦德和李恩·斯洛德合寫的「鐵幕內的心靈發現」中有所記述，他驚異的發現在研究撒旦所操縱的黑暗勢力方面，東方共黨遠比西方的更為進步。

伊德·諾曼博士，是國際心靈心理學協會的會員，在莫斯科被捕。莫斯科的物理事學家雷吉桑，一位希伯來基督徒，據他告訴我們諾曼被捕的理由，是因為他盡力去保持生活及心靈的領域免於受到魔鬼力量無理的控制，魔鬼力量之所以有興趣於心靈心理學祇是想將之當作新的武器，來壓抑人的靈魂。

在捷克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等國，共產黨化了一大筆錢從事秘密調查這門科學。鐵幕國家也不讓西方知道在蘇聯有二十個心理學院所做的一切。

## · 馬克思與達爾文

聖經指明神依祂自己的形象造人（創世紀第一章廿六節），到馬克思的時代，人還是被認為是「萬物之靈」。馬克思是撒旦所揀選的工具來使人們喪失其自尊和他們的信仰——即他們來自神一直到回歸於神。馬克思主義是第一個有系統而且深入的哲學，粗率地去貶低人的信仰。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人主要是一個胃，這個胃必需被充滿，不斷的充滿。人最普遍的興趣就是經濟的本質。他為他的需要而生產。因為這一目的他跟其他人有了經濟關係，這就是社會基礎，亦即馬克思所稱的下層建築。婚姻、愛情、宗教、哲學，不是肚子所需要的，這些均屬上層建築，并由肚子的狀況作出最後分析來決定。

毫無疑問的，馬克思非常喜歡讀達爾文的書，這是使人們忘記他們神聖的起源和目標的另一絕招。達爾文倡言人的起源來自猿猴，除了求生存以外別無目的。

萬物之靈被這兩個人逼迫下台，但撒旦不能逼神下台，因此他便貶低人的價值，人被認為是腸子的僕人，動物的祖先。

後來，佛洛伊德完成這兩個撒旦巨匠的工作，更貶低人乃是以性衝動為基本的動物，有時昇華到政治、藝術或宗教上。直到瑞士的心理學家強恩才把人類帶到聖經的教義上，認為宗教的願望才是人類的基本。

### • 摩西·海斯的虛妄錫安主義

爲了使畫面完整，再談談摩西·海斯，此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變爲社會主義的理想。

在以色列有一個墳墓，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塊墓碑：「摩西·海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

他的「德國人民的紅色教義問答」裏，寫着：「什麼是黑呢？黑就是教會的神職人員，這些神學家是最壞的貴族，教士教導領導階層的人們如何去壓迫神的子民，其次教導人們允許其自己藉着神的名字受壓迫、被剝削，第三是最主要的，他們自己憑着神的幫助，在世上享受其壯麗的生活，然而他却勸別人要等着上天堂。：

.....  
L

「紅旗象徵着永遠的革命，直到在所有的文明的國度裏，勞動階級完全勝利：……紅色共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我們的宗教……當工人們征服一個國家時，必需幫助其同志在世界其他地方繼續革命。」

當海斯首先發表教義問答時說明這就是他的宗教。在第二版裏，他又增加了幾章，相同的宗教，例如社會主義革命，使用基督徒的語言，以便使基督徒信服。連同革命的宣傳品都有一些好聽的語言，說基督教是慈愛和人道的宗教，但要弄清楚在這個信息中，其地獄必須不在地球之上，而天堂屬於天上。社會主義的社會將是基督教的真正實現。因為撒旦偽裝自己是光明的天使。

海斯使馬克思和恩格斯信服了社會主義之後，就開始就宣稱其目的是要給「中世紀的宗教最後一擊」。（他的朋友喬治強恩說得很清楚：「馬克思必將從天堂中逐出上帝」），一種有趣的發展發生在海斯的生命裏。他建立現代的社會主義，也建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活動，一種特別的錫安主義。

我自己是錫安主義者，以色列國屬於猶太人，創造天地的神透過先知，不斷地說祂已把巴勒斯坦之地給了猶太人。

這並非意指我完全同意所有錫安主義者的想法。我是一個基督徒，也並不是說

我贊同所有基督徒所教導的及其作爲，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基督徒也各有不同，且教導諸般矛盾的事情，錫安主義亦復如此。有很多錫安主義支派，如社會的錫安主義，猶太教的錫安主義，猶太基督徒的錫安主義，和平的錫安主義，侵略的錫安主義，甚至還有一種從事謀殺、恐怖的錫安主義，就像極端份子的組織一樣，已經殺害了許多無辜。

基督徒的性格雖源於父神，但由於舊我的增長和魔鬼的滲透，即使耶穌自己也曾說到他的一個門徒是魔鬼。

錫安主義也是一種混合物。除了完成其神聖計劃以外，它也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可能包含有各種人類的罪惡和弱點。一直有一種企圖希望建立撒旦式的錫安主義，幸好並沒有成功。赫吉爾曾給錫安主義以一種極穩健的轉變，因此在其現代形式裏，沒有半點撒旦主義存留其間。

海斯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其目標乃是要把神從天堂趕出去，他也是魔鬼式錫安主義的建立者，它企圖摧毀一種有愛心，對環境認知並加調諧的錫安主義。提倡種族鬥爭及階級鬥爭均是海斯絕大的錯誤觀念。我於一八六二年寫了這樣令人驚奇的話語：「種族鬥爭是主要的，階級鬥爭是次要的。」他已點燃了未曾熄

滅的階級鬥爭的戰火，他沒有教導社會階級要為共同福祉而合作，同樣的海斯也誤解了錫安主義，變成了種族鬥爭的錫安主義，鬥爭並非猶太種族的錫安主義。當我排斥撒旦的馬克思主義之際，每一位有責任感的猶太人或基督徒也必須排除這種魔鬼誤用了的錫安主義。

海斯由於這一特種錫安主義他不放棄社會主義，他完成「羅馬與耶路撒冷」一書後仍繼續從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

海斯對其思想並沒有陳述清楚，因此很難加以評估，根據他所說的「基督的世界把耶蘇看成是異教徒的猶太聖徒」，又說：「我們今天渴望一個宗教比基督教所提供的更有能力的拯救」，從其「紅色教義」中瞭解所謂更有能力的拯救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摩西·海斯分配給馬克思的工作就是去結束中世紀的宗教，以社會革命取而代之；他曾寫下這樣可驚的話語：「希伯來的禱告一直在開導我。」那些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烟的人作了什麼禱告呢？我們已經發現那些自命的無神論者却在點燃的蠟燭之前禱告。就像基督徒的禱告出現在撒旦的儀式中一樣，猶太人的禱告可能被誤用於辱罵神的場合。



他之教導給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息息相關。馬克思在他的「共產主義教條裏」說無產階級無祖國。在海斯的「紅色教義問答」裏，海斯嘲笑德國的國家觀念，並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哀弗特計劃，以及其無條件的承認國家的原則。因此可以說海斯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另一方面對猶太人的愛國主義却持保留態度。他寫着：「無論是誰若拒絕猶太的國家主義，他不僅是一個叛黨者，一個宗教的叛徒，也是其民族和家庭的叛逆。若解放猶太人而不能跟猶太人的國家主義和諧一致的話，則猶太人的解放必被犧牲」又說：「猶太人最重要的必須是猶太人的愛國者」。

我同意海斯的愛國主義觀念，但就其程度而言，適用於母鵝者也必定適用於公鵝。我贊成每一愛國主義：猶太人的，阿拉伯人的，德國人的，法國人的，美國人的愛國主義都好。如果他是努力從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各方面來促進其本國人民的福祉，且以友善和合作來與其他國家和平共處，則此種愛國主義就是一種德行。但是一個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猶太愛國主義者，拒絕所有其他國家的愛國主義，這種主義實在值得懷疑。以我的看法好像是魔鬼計劃要使所有民族仇恨猶太人。因為我是猶太人，看到猶太人接受海斯這種片面愛國主義者的瘋狂計劃，就不會無

動於衷的。

海斯所提倡的種族鬥爭其謬誤就和他所宣傳的階級鬥爭同出一轍。

海斯並沒有爲這特別的錫安主義而放棄社會主義，他在寫完「羅馬與耶路撒冷」這本書後，他繼續活躍在世界的社會主義活動上。

我們可以說，海斯不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源起和創立企圖反神的錫安主義者，他也是流行在普世教協中的革命神學的前驅；羅馬天主教的教義談到救贖也是以他爲肇始人。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像他這同一個人竟是三個撒旦會活動的發言人，也就是：共產主義，可惡的標榜種族主義的錫安主義和革命神學。

沒有人能成爲基督徒而不愛猶太人，耶穌是猶太人，聖女馬利亞和衆使徒也都是猶太人。聖經是猶太人的，主也說過：「救贖是猶太人的。」海斯贊揚猶太人，好像是故意要製造出一種反對反猶太的暴亂行動。他說他的宗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宗教，所有「其它」宗教的牧師都是惡棍。革命是海斯相當尊重的唯一宗教。他寫道，「我們的宗教（猶太的）乃以種族的狂熱爲其政策特點，此一種族狂熱從歷史舞台的呈現上已預見人類的終極目的，並且還預知有關彌賽亞的時刻，那時人類的精神將被充實，不祇是個人的或局部的，而是全人類的社會機構」。海斯所稱的「彌

賽亞時刻」也就是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勝利的時刻。猶太教以無神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爲其政策特點，這種想法是一種醜惡的玩笑，對於猶太人民更是一項侮辱。

海斯常用宗教術語來談論宗教，但是他並不信神。他寫着：「我們的神不過是用愛將人類聯合在一起罷了。達成這聯合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他所喜愛的萬千人類將因此折磨至死，他未將事實的祕密隱藏，他不喜歡天國的控制，也不希望有地上的權柄，這兩者都有壓迫感。除了社會革命以外，任何宗教都不好。他在其著作中關於「天上和地上奴隸之暴君的絕對主義」中就曾說：「若不能把人類從屬靈的枷鎖，例如宗教中釋放出來，即使人們擁有真正自由並能分享其賴以生存的財物也是沒有用的。」

唯有瞭解摩西·海斯是何等人及其對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影響與他們建立的第一國際，稍後巴枯寧的加入，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才能瞭解共產主義的撒旦成分到底有多深。

由於海斯的無知，馬克思的愚昧，因而使海斯將馬克思帶進了社會主義。

讓我們回想一下已往摘錄過的馬克思話語，他說：

「我教導的話語都混成如魔鬼似的一團糟，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思其所思。」

馬克思的寫作就是如此混亂，而海斯的寫作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很難加以解釋，我們必須加以分析，以便評估馬克思主義和撒旦主義的可能關係。

海斯的第一本書是「人類的神聖歷史」。他宣稱是「真理的聖靈工作」。本書開始着手的時候，他在他的日記中寫着：「神子把人類從奴隸中釋放出來；海斯也將把他們從政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我被呼召要為光作見證，就像施洗的約翰一樣。」

那時馬克思仍然反對社會主義，尚未認識海斯，他開始寫書反駁他。不知為何這本書一直未能完成，後來，他變成海斯的門徒。

前面我們已經見到海斯他自承的目標是要給中世紀宗教最後的一擊，且要製造暴亂，從其「最後的審判」一書的導論部份，他宣稱他對德國哲學家康德已經殺死了耶和華阿爸和全家的聖靈極為滿意。（海斯對他自己的意念常冠以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從來沒有這樣的意向，相反地卻寫成：「我必須爲了忠心保留知識的空間」

海斯宣稱猶太教以及基督教都是死的，然而他在其「羅馬與耶路撒冷」這本書

裏，仍然寫到「我們神聖的著作」，「我們父神聖潔的語言」，「我們的敬拜」，「神聖的律法」，「神聖的道路」和「聖潔的生活」。

這並不表示在不同的生活舞台上，他就有不同的觀念——在他「假錫安主義」一書中他即宣稱他並不否認他以前對於無神論的努力，且企圖予以「殘酷的扼殺」。

海斯是猶太人且爲錫安主義的前輩。因爲海斯，馬克思以及他們的關係人物都是猶太人，有些人認爲共產主義是出自猶太人的陰謀。可是馬克思曾寫過一本反對猶太的書，在這一方面他無條件的跟隨海斯。這個「錫安主義者」把猶太人提升到天堂，他在「貨幣制度」中寫到：「猶太人在社會動物世界的自然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要把人類發展成野蠻的動物，他們已經完成其職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奧祕已經從現代的猶太基督徒洩露出來。基督寶血的奧祕一如古猶太人對血的崇拜一樣，也就是在面紗蒙罩之下，肉食動物的奧秘。」

如果你不完全瞭解這些話，沒有關係。他們的語言慣常是「混亂成魔鬼的一團」；但是骨子裏對猶太的憎恨却相當清楚，根據海斯所稱的「神聖」和激勵其工作的精神需要，他是一個猶太的和反猶太的種族主義者。

希特勒可能從海斯學習他的種族主義，也從馬克思學到社會階級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也寫成反調：「生命是種族的直接產品。」社會制度和觀念，以及宗教都是種族的典型、特徵和創造的起源。種族的問題隱藏在國家和自己的所有問題之中，所有過去的歷史都是種族和階級鬥爭，而種族鬥爭屬於初級；階級鬥爭是次級。

海斯將如何使他這麼多矛盾的觀念得勝呢？「我將使用劍來對付所有抵抗無產階級的人。」馬克思也同樣說：「暴亂是產婆，能從舊社會的子宮裏取出新社會。」

馬克思的第一位老師是哲學家黑格爾，他曾為海斯鋪路。馬克思和海斯都曾從黑格爾處汲取毒素，黑格爾認為基督教若與輝煌的古希臘文化相比，實在可憐。他寫道：「基督教堆積了一大堆理由，來從不幸中求取安慰，最後我們應該難過，我們不能夠一個禮拜一次的失去父親或母親，對於希臘人來說，不幸就是不幸，痛苦就是痛苦。」

在黑格爾之前，基督教曾在德國被諷刺過，但是黑格爾却是第一個諷刺耶穌的人。

我們吸取什麼就會成為什麼，馬克思吸取撒旦觀念就有撒旦的樣式。

## • 共產主義與撒旦主義的勾結

共產黨徒有建立統一戰線的習慣，因此共產主義的活動可能就是隱密的撒旦主義的統一戰線。這也說明爲什麼所有對付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用武器都證明無效。因爲與撒旦主義的鬥爭方法是精神的而非肉體的，不瞭解這一點，撒旦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有如納粹主義，一個被打垮，另一個又起來，且能得到更大的勝利。

納粹德國的內政部長希姆萊，想到他自己是亨利國王這個獵捕者的化身。他相信可以在納粹集團裏使用這種奧祕的力量。好幾個納粹的領導人都曾受其黑色魔術的影響。

## • 宗教統戰部

蘇俄祕密警察已建立一個龐大機構名之爲宗教統戰部（Originform）（暫譯）

，用以摧毀全世界的教會。其首一目標是把宗教歷史對於共產主義的關係加以消滅或使減至最小的程度。其次，企圖在教會中運用牧師的威望聯合多數信徒使教會變成革命的營地，在每一個國家較大的宗教組織中都有很多這種祕密的小組織，無疑的，對監視鐵幕裏從事反共產主義的組織與任務者是其主要的目標。共產黨的代理人更滲透到各教會及佈道所準備摧毀其信心的意識形態。

該組織的首腦叫可爾諾夫，從前是正教的牧師，從使徒變為猶大，其總部設在華沙，實際負責人是克那斯基。

他們有一所學校設於菲多夏訓練拉丁國家中的代理人，另一所學校設於莫斯科為北美地區訓練代理人。派往英國、荷蘭、北歐等的代理人則在拉脫維亞的西古耳訓練，派往回教國家的都在羅馬尼亞的康斯坦沙訓練。

這些學校提供偽裝的牧師和教師，他們對各樣神學也相當瞭解，但更強調如何偽裝維護教會和佈道所。

一個義大利籍共產黨湯迪，從莫斯科乃寧學校畢業，奉共產黨的命令擔任宗教的神職，他現在公開宣稱他是共產黨員並已與其同志結婚。他一直是在替共產黨在宗教事務中活動，並且請求教皇的寬赦。



## • 加入撒旦主義儀式的等級

加入撒旦主義的第三程度儀式裏，參加者必須宣誓：「我要爲所欲爲」。這是公開拒絕神的吩咐，「不要隨從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們素常一樣。」（民數記第十五章卅九節），就像我所說的，撒旦崇拜由來已久，甚至於比基督教更古老，在以賽亞書裏已有先見，他說：「我們都如羊走迷，每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衆人的罪都歸在祂身上。」（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六節）

當一個男人或女人加入撒旦主義崇拜第七程度儀式時，則又宣誓說：「世上並無真實，可以爲所欲爲。」馬克思在填完她女兒的問卷時，對於「你最喜愛的原則是哪一個？」他的回答是「懷疑每一樣事物」。在共產黨宣言裏，他寫下他的目標不只是要毀滅所有的宗教，且要剷除一切道德，因爲他們的規範是做任何一件事都是許可的。

我讀到撒旦主義第七程度的祕密時至感驚訝，這祕密是一九六八年法國發生暴動公佈在巴黎大學的公佈欄上，它已經被簡化成如下的句子：「去禁止是被禁止的

「，這就是「沒有一件事是真實的，可以爲所欲爲」的正常結果。

年輕人並不清楚這句簡單的口號其愚昧的程度。如果去禁止是被禁止的，那麼去禁止禁止也一定是被禁止的。如果每一件事都是許可的，則禁止也應當是許可的了。青年人認爲許可就是自由，馬克思的門徒知道得更清楚。對於他們來說，「每件事是許可的」，這意味着去禁止殘暴統治中國大陸和蘇俄，也是被禁止的。

索忍尼辛在其「古拉格羣島」中揭發人們的靈魂與生活中一些恐怖的結果，認爲共產主義是魔鬼的專用品。

我再重複的說我所提供的證據祇是旁證，別人要用更詳細的來研究這個問題，但是我在此所寫的已足以顯示馬克思門徒所吹捧的馬克思都是鬼話而已；至於馬克思自己更未受過無產階級的貧困所激勵認爲革命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他也不愛無產階級的人，他甚至稱他們爲「傻瓜」。

馬克思也不喜歡和他並肩爲共產主義奮鬥的一些同志。他稱費力格列爲「豬」，拉撒勒爲「猶太黑人」，巴枯寧是「理論的零蛋」。

傑克荷夫上尉是一個一八四六年的革命鬥士，曾花了整整一晚和馬克思在一齊喝酒，他說馬克思的自負將每一件好事都誇稱是他的傑作。

馬克思不愛人類，其好友馬茲尼寫他：「具有破壞性的心靈，他的心燃燒着恨火，從無愛心對人。」

和馬克思同時代的人中，我找不到有任何持相反論調的證據。在其死後才被建立起神話。

馬克思之所以憎恨宗教，是因為宗教導引人類至快樂之路，而馬克思却希望人類永遠都不快樂。他宣稱這就是他的理想。他的目標是要摧毀宗教，所謂社會主義關心無產階級乃是人道主義——僅是藉口而已。

馬克思於讀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寫了一封信給拉撒勒，表示他很高興神——至少在自然科學裏——已遭受「死亡的打擊」。到底是什麼觀念充塞在馬克思心中呢？是為貧窮的無產階級請命嗎？假如真是如此，那達爾文的理論又有什麼價值呢？或者可能是馬克思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摧毀宗教吧？

為了工人的福祉僅是託辭而已，即使無產階級不為社會主義理想而爭戰，馬克思信徒也將利用種族的差異或所謂代溝掀起鬥爭，然其主要工作仍是必須摧毀宗教。

馬克思相信地獄，他的計劃就是將人類送進地獄。

## • 迴響

本書第一版即產生了非常良好和有趣的迴響，許多人稱讚它是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並給了我許多有價值的啓示，使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更新的資料。

一位荷蘭的神學作家在他的雜誌裏用好幾欄的版面來討論這項發現的重要性，他說：「對的，馬克思沈浸於依靠魔鬼力量的魔術裏，但這算不得什麼，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有罪惡思想。我們對此問題不必太過驚訝。」

所有的人都有罪這倒是真實的，但並不意味所有的人都是罪犯，都是法律上所指的已經觸犯法律的罪犯，因此，有些罪人是殺人的兇犯，而有些罪人是公義的審判者，他們也通過了審判；但是共產主義的罪惡是無法比擬的。試想，有那一個政治制度像蘇聯那樣，曾在半世紀以內殺了六千萬人，在中國大陸也有數千萬人慘遭殺戮，宗教所指的罪與法律所指的是有所區別的。罪惡的高潮導源於撒旦主義，也極度影響現代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罪惡像納粹主義一樣，都超乎尋常，他們都屬於撒旦。

我也收到撒旦門徒的信，除了對於宗教深感遺憾外，其中有這樣的話：

「用聖經作證明文件就可以作撒旦主義的辯護。試想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依照神自己的形象所造，而他們却遭到烈火與硫黃所摧殘、饑荒、洪水等諸般災難，不斷的襲擊人類，那樣不是這位可稱仁慈的父神所帶來的嗎？若是一位再不仁慈的神還會怎樣呢？」

「但是，在全本聖經裏就沒有一處紀錄說死亡是撒旦所帶來的！因此，讓我們來信奉撒旦吧！」

這位撒旦門徒沒有好好的研究聖經，死亡之來到世界是出於撒旦的欺騙，他慫恿夏娃犯罪，且這位撒旦門徒結論下得太早，神尚未完成祂的創造。

起初，每一幅畫都是無意義的，是許多顏色的線和點，是許多醜陋的混合物。義大利的畫家達文西，花了二十年才將這些線和點組合成一幅幅美麗的畫。神的創造亦復如此，祂及時來造動物的形象，毀壞他們爲了是再給他們一個新的樣式。試看一顆既不美也不香的種子，被埋在地下，是要它變成美麗芳香的花，蛹必須像死掉一樣，爲的是變成美麗的蝴蝶，神要人們通過苦難和死亡的試煉，創造出神聖理想的新天新地，在那時那地，公義必將得勝。跟隨撒旦者至此將抱憾終身。

耶穌忍受鞭傷和祂被釘十字架，但是無論是誰，若想認識神必須看到耶穌的復

活和昇天，祂已超越墳墓。耶穌的敵人却把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殿領至毀滅的境地，並使喪失其靈魂。

我們的敵人希望用理性去瞭解神，這對於受造物來說是不對的方法，神不能被理解，僅能用信心去明瞭。

一個牙買加人問：若美國人剝削他的國家，那是否就是像馬克思的撒旦？我的答復是並非如此，美國人也像全人類一樣同屬罪人，撒旦門徒之名要歸於那些蓄意崇拜魔鬼的人，美國固然有少數與魔鬼同工的集團，但是美國人的國家却非與魔鬼同工。

我也收到另外一些馬克思信徒的來信。其中有一封最值得一提的是來自奈及利亞，他已當了二十年的勞工聯盟領袖，他讀了我的作品，使其憬然醒悟，現已走出誤入的撒旦歧途，歸向基督。

### • 對馬克思信徒的呼召

我想對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說幾句話：我相信你們的良知未泯，你們並

未被曾經控制海斯、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邪靈所蠱惑，你們熱愛人類也尊重別人，知道你們自己投効軍旅乃為全世界的幸福而戰。你們並不願意成為某些不可思議的撒旦教派的工具，則這本書可能對你們是有用的。

撒旦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唯物論的哲學，它蒙蔽其跟隨者靈性的真實。人類存在的不祇物質而已，還有屬靈的，屬真理的，美好的以及各樣理想。

同時還有一個邪靈的世界，其頭頭就是撒旦。他充滿驕傲自天而降，並帶下一批天使，然後他誘騙人類的始祖犯罪。因為那次墮落，他的蒙騙就永遠存在，並透過每一次設想週到的詭計來增強；直到今日，我們看到神的美麗創造受到世界戰爭，流血革命與反革命，獨裁政治，非法剝削，種族歧視，假宗教和無神論，罪行和不誠實的交往，愛情和友誼的不忠實，破碎的婚姻，悖逆不孝等等所破壞。

人類已喪失了神的形像。

但是用什麼來取代祂的形像呢？是某些更好的東西嗎？

人必須有宗教，假若他沒有耶穌，他將可能信撒旦，且將受不崇拜撒旦的迫害

僅有少數共產黨高階層領導人物故意成為撒旦主義者，但也有一些是非故意的

，正如某些人是主要的基督徒而並不知道那是屬於基督的宗教，一個人可以像並未存心信仰宗教一樣不注意的成爲撒旦主義者。如果憎恨上帝的國和基督的名，如果他生活以及思想僅注重物質，如果他反對宗教以及道德規範，他大概已成爲不經意的撒旦主義者。

人類可能已遺棄了神，但神並未遺棄祂的受造者。祂派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這世界上。化成充滿慈愛和憐憫的肉身，做一位窮苦的猶太孩子住在世上，長大後成爲一個謙卑的木匠，最後活成爲公義的導師，被蹂躪的人不能拯救自己，如同溺水的人無法救他自己上岸一樣。耶穌完全瞭解我們內在的衝突，因此祂自己承担了我們的罪惡，其中包括馬克思和他的跟從者的罪惡，祂更忍受了我們的所作所爲。在忍受無比的羞辱和最恐怖的痛苦後，祂死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救贖了我們的罪。

祂的道告訴我們，無論誰對祂忠心都會得到祂的救贖，並將與祂同住在永恆的天堂裏。

甚至馬克思的門徒也能得到拯救，值得注意的是有兩位蘇聯的諾貝爾獎的得獎人，卽巴斯特那克和索忍尼辛，他二人以前都是共產黨員，在描述撒旦的馬克思主



義領導者的極端罪惡之後，都承認他們在基督裏的信心。最殘暴的馬克思信徒集體屠殺者史達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史達林，也變成了基督徒。

讓我們記住馬克思的理想是要把他自己陷入地獄的深淵裏，而且要使全人類都跟着他下去。我們千萬不可跟着他走這條邪惡的道路，而是要跟着基督，祂會帶領我們走向光明、智慧和愛心的道路上，然後進到那無比榮耀的天堂裏。

## • 結 語

很明顯的，不可能拿耶蘇和馬克思相提並論。耶蘇不比馬克思更偉大，更好，祂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範疇。

馬克思是人，也可能是魔鬼的崇拜者，耶蘇是神，祂降世爲人，渴望來拯救人類。

馬克思曾計劃一個人間天堂，蘇聯人試圖去實現時，其結果却變成了人間地獄；中國大陸上的中共政權猶有過之，不僅殺戮了數千萬無辜的生命，且正將約十億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耶蘇的國度並不是擁有這個世界，那是一個富有愛心、正義和真理的國度。祂呼召每一個人包括馬克思和撒旦的信徒，「凡勞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到安息。」（馬太福音第十一章廿八節）相信祂，你在祂的天國裏將有永恆的生命。

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絕無妥協的餘地，就如神和魔鬼絕不妥協一樣。耶穌來到世上，爲要除滅魔鬼的作爲。基督徒跟隨耶穌也要奮力來摧毀馬克思主義，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仍要保持愛心，盡力促使那些迷途的羔羊，悔改歸向基督。

至於有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督徒，他們是在自欺欺人。一個人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同時又是基督徒，正如基督徒不可能與魔鬼同工一樣。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之間有一條鴻溝，祇有馬克思主義信徒放棄其受魔鬼的教唆，澈底悔改其罪惡，成爲跟隨基督的人，才能剷除這條鴻溝，進而與神相溝通。

幫助他們達成這個目標乃是當前工作的主要目的。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和政治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必須在馬克思主義以外去解決。

對馬克思主義而言，社會主義祇是一項藉口而已，他的目標就是撒旦的計劃，要永遠毀滅人類，基督則希望我們都得到永恆的救贖。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爭戰，乃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第六章十二節）

我們不僅在抽象的善與惡之間，也在神與撒旦之間有所選擇。馬克思相信神憎恨他。即使在其年老時仍信撒旦並與其同工，正如共產黨徒現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一樣。

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及其同路人不應再隨從馬克思這種邪惡的靈性。讓我們拒絕此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黑暗的生產者，進而與耶穌的謙卑和光明同在。

